

虛 空

譯 合 蒼 平 佐 資 鄭 張



新 華 書 店

1 9 2 8

C. S. R.



新宇宙書店

1928



80759028

空 虛



3534

4943

425-2



(一)

樓下面有種種嘈雜的音響，門廊的柱上懸掛着的大鐘，發條儘量放鬆了似的，懶懶地敲了八下，就沒聲息了。過了一忽，聽見走廊裏有踏着草鞋走路的音響；廚房裏有說話的聲音和洗滌食器的聲音，這些都使人覺着有點寂寞。

二樓的一隅，有間陳舊的四疊半蓆子的房間。房裏面，一個姓柳的大學生，昏昏憤憤地睡着。房裏的電燈，高高地吊起在天花板上。微黃色的電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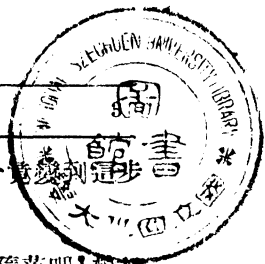
映着他的瘦顏，呈一種不愉快的蒼黑色。

他想今天晚上怎樣地過去呢？溫習學校的功課嗎，散步嗎，訪友嗎，此外還想了種種的事情，但都沒一件可以合他的意的。一瞬間，他忽然想到明日那討厭的英作文功課來了。今天晚上若不用點功夫，明日在那許多同學的面前，那個不給人方便的教員，看見自己紅漲了臉，越發要逼自己上黑板前去做給他看的。但是，他又想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了，就是不把牠放在心上就算了。

“沒有預備”

說了後，把兩隻耳朵掩起來就拉倒了。他是準備明天這樣去對付教員的。

隔壁的四疊半蓆子的房子裏，有個同校——私立法科大學的學生，兩三日前才搬來住的，好像在那兒讀甚麼書似的。他聽了很覺慚慙，他想近這半個月來，不知什麼緣故在自己的房裏，總是坐臥不安的。他的性質本來是很害羞的，很小心的，除



讀書以外，傍的事情一切不管。怎樣今天竟要割這步田地呢？

這樣的生活若繼續下去，一定要墮落吧！想起來他也覺得非常的不安。但是，精神緊張後，就有一度鬆解的反應，疲倦襲來，仍舊睡下去了。

墮落？就墮落了。也沒有甚麼。有了墮落的理由是沒有法子的。那些事現在管不了許多啊！寂寞的很，寂寞的很，實在是沒有辦法啊！這種寂寞的情緒，若是想不出補救的方法，是甚麼都做不成的了，就是到學校去上課，也是無意義的了。

他以爲他的青春是徒然斷送了。每月除了少數的學費，不能再有餘款去活動活動；又沒有能潤澤自己心意的女性，自然是不會碰着熱烈的戀愛的。他一件件地在心頭默默想這些事情，又想到他自己最近的容貌來了。這差不多使他完全失望了。他意氣消沉起來，他以爲他的天賦的苦命會使他變成最不幸的人的。“……如果有漂亮的容貌，

也不會嘗這麼悲慘的滋味了吧！就是挺胸扼臂，做起那傲然不與女性親近的樣子，也可以愉快地過日子了啊！”他有這許多心事，完全是起因於他近日所往來的一個曖昧人家的女性。近兩三天她弄得他坐立都不安了。他亦想試試怎麼樣才能將那女性忘掉，因為他近來看出那女性好像半點都不喜歡他，他想這都是因為自己的容貌沒有媚惑女性的能力。

他把上半身坐起來，靠近一張小書棹，由抽斗裏取出一面小鏡子來，苦苦凝視着自己的顏面。

(二)

一瞬間映在小鏡子上的他的面容，毛髮生滿了的額角，不含情的眉毛，高懸着的鼻樑，算不得豐滿的頰肉等等；他自己凝視着的時候，懸想着女性的眼光馬上起了絕望的感覺，將鏡子摔在一傍，不願再看下去了。

“怪樣子的男子啊！”

他自己低聲的嘲笑着自己。“所以自己不會給她愛上，那女子的眼睛不知見過多少男子了，像我這樣的人，她是看到不要看了的啊！”

對手的女性操的是迎新送舊的職業，她的眼睛多麼銳利多麼有經驗了的；拿他的缺乏迷力的容貌，向普通女性求愛般的，去向她求愛，他自己亦覺得這事是近於滑稽了。

於是，他故意咒咀對手的女性了，沒有價值的，墮落的，不潔的東西，太不知道女性的尊嚴了，爲什麼墮落到那私娼窟裏去呢？一夜裏把自己的肉體允許給幾個男人去蹂躪，還有戀慕的價值嗎？他故意地這樣想着，咒咀着，但那女性的影子在他的心裏閃現時，又不能不將這種心理一下推翻。

他想起認識她時，恰是半月前的一天晚上。他和兩三個同學，在客店裏喝了酒，一齊很高興的經過一條小巷子，那巷子雖然狹隘，但是在學校的近

旁，到了近來，有了二三家很惹人注目的小酒館。當時大家都高聲地嘻笑着，在酒店面前，走了過去。走到一家門前就是最大的 M 酒館，一齊進去。接着有兩三個青年女子走進他們的房裏來，裏面有一個穿細白條的外衣的女子——與其說她是女招待，不如說她是像個藝妓——年紀約二十二三歲，吸引了衆人的視線，那個就是他的對手了。當時其他的女子，在那兒很得意的說些下流的，風流的笑話。祇有她坐在旁邊表示出一種很優美的嬌媚，說話的調子，也很鎮靜。後來賬房那邊把琵琶送過來了，她就一邊彈着，一邊低聲地唱一些小調。

“啊！你也會彈琵琶嗎？”

一個同學像很驚異地在這樣說，大家都像出乎意料之外般地讚美她起來了。就中姓柳的最興奮的說：

“你爲甚麼在這樣的地方？有你這樣的本領彈得一手好琵琶，可以做頂好的藝妓了的……與

其在這裏住着，率性去當藝妓不好些嗎？”

“啊啦！這位先生會灌迷湯咧！”

她表示一種很嬌媚而美的微笑這樣說着。

“我們就讓柳留在這兒罷！”

當時一個友人這樣說。其餘都贊成了。大家都有相當的醉意了。柳雖不能多喝，但是陪着大家儘量地喝了，醉的很厲害了，隨便的橫躺着，聽大家的說話，模模糊糊地好像聽見在很遠的地方的聲音般的。

“好！讓我在這兒也不打緊。我歡喜她，無論怎樣，我是不回去的了。”

他和平時的態度完全不同了，像很負氣地說了後就拉着坐在自己旁邊的女子的手，那女子也就很溫柔地任憑他握手。大家都走了，他一個人坐到深更的時候，才走向宿舍裏去。

“那個女子愛上了你，真是意外！那不太滑稽嗎？”

第二天，一個朋友冷笑他。

——現在他回憶着前後的經過，以及那女子使他動心的情形，第二天那些朋友的說話；當時雖是很得意的聽過去了，但是到了如今，似給他們猜中了。

(三)

爲什麼那天晚上會悻悻地一個人留在那裏呢？他想着又有一點懊悔。若是那天晚上和大家一起回來，現在也不會嘗着這種毫無意味的悶苦了。

當天晚上那女子送大衆出去後回到他睡着的房裏來說：

“請先生往那邊房裏去罷！這邊弄得太不清爽了啊！”於是將他帶往對面的一間六疊蓆的房裏去了。房子的當中，放着一張很大的棹子，壁龕上面，懸着一幅很粗陋的山水畫。

他移動他的視線望外面，他感着急激的心臟的鼓動，覺得沒意思了，不同興奮狀態時了。不知爲了什麼，他的心理狀態也好像成了一種不得要領無從着手的樣子了。但是，他忍耐着，希冀着那女子或會說出一些甚麼話來的，一切只好任從那女子的支配了。那女子在棹子的對面正襟危坐着，將那包捲烟的紙，扯一張過來，又用她那奢華的，雪白的手指，捻捲起來。只管望着那可愛的沉靜的美麗的女性的容貌，覺得自己的期望像全被破壞了，他不由地就感着一種不足。但是他是一個害羞的人，他的勇氣沒有他的慾望強，所以他不能不按捺下他的一切念頭。

“下次請你早來一刻兒啊！幾時能來？明天？”

明明白白的是那個女子可以做的事情，現在給他的無能弄糟了。他異常不自在地所以勉強說出這句話來的。

“就是來也沒有甚麼意思……”

這樣說話的裏面，他以爲他的焦急的心理，已經給她看破了，馬上又補說一句：

“……你若是教我唱歌呢？”

“可以的，我教你唱啊！所以你下次一個人早些來咧！”

於是一時間他心緒混亂起來，覺得她向他說話好像在甚麼遠地方，他都沒有聽清楚。他明白了，若是他再說上一些願望的話來，那麼那事情就一定可以很露骨的見得着的。

今晚就這樣回去吧！他最後好像自己心裏很得着了解決似的。

“那麼，下次真得來早點吧！”

——他的心，已是那樣的被她牽引着去了，到了現在反省起來是異常痛苦的。她到了最後的時候，不管他如何的焦急不費事的將他拒絕了的事實也不只那一晚了。說起來，屢屢如此，她愈躲避，他的熱度也就愈高昂起來。

“爲什麼那女子是那樣的呢？在那樣的地方無論對着甚麼男性都是那個樣子麼？恐怕未見得個個都是不高興的吧！”

但是，從那時以後，他將她的種種表情，描想出來，很不高興的。但是，那些表情裏面，沒一樣不是有說不出所以然的迷力。

好了，忘掉她罷！他有時這樣想。

“那樣的女子，不理她罷！任她去罷！被她這樣的拒絕了，還要去想她真是沒志氣了！”

他想到一個友人的說話了。那個友人是同大學的文科生，比他班次高些，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一個人埋在圖書館像在研究甚麼問題，他因爲那個人是不易接近的，所以對那友人祇取疏遠的態度。有一天，他和那友人談話的時候，談論到列爾蒙托夫的小說裏的青年主人公。飽學的友人說克魯泡特金對那青年主人公的批評是這樣的。

(四)

那批評是說那小說的青年主人公比鮑希金的阿紐金還要優秀些，但結局他除了癡狂的戀愛以外祇是個不能夠利用他自己的能力的利己主義者罷了。

他現在想到那批評了。自己近來好像迷戀着那個女性了，自己究是一個沒志氣，沒用處的人了。

“我又沒有像那青年主人公的那樣大的能力但是不自量地愛戀着那個女性，而那女性，還許是私娼罷！”

他是這樣地想着，將對方的女性，咒咀一番；但住在私娼窟裏不像私娼一樣賣身的她又浮在腦海裏來了。他自己明白了他又不能自制了。對她的咒咀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罷了！

“列爾蒙托夫的主人公對於異性是有一種很

可憎惡的男性的誘。但是我呢，看要怎樣才能夠得到那女性的歡心。她家裏也去了好多次數了。”他這樣想着，以為自己是沒志氣的人了。列爾蒙托夫的青年和名叫撒愷霞的一個少女在過節的晚上戀愛起來了。他稍為用了點手段將那少女誘拐過來，帶進自己的堡壘裏。幾天之中，那少女只以淚洗面不容受他的要求。但不知由什麼時候起的，她對他發生了愛了。這麼一來，那青年馬上又變了，卦厭棄起那少女了，待遇她很殘酷的。到了後來他讓以前狂熱的戀慕着她的一個當地的青年把她刺殺了。其後那青年主人公在高加索的溫泉場裏和一個公爵的小姐認識了。但是有個無聊的軍官戀愛着那個小姐，在那青年眼裏看來那軍官對那小姐像失掉了魂魄似的很有些滑稽，因此他發生了好奇心想將那美麗的小姐爭奪過來，所以每次遇有機會，就故意當那小姐面前揶揄那軍官一頓以為快意。到了後來竟惹起了那個小姐的興趣，漸漸和青年

要好起來了。最後他們倆就發生了戀愛了。但青年對那小姐馬上又變卦了。他的情敵，失戀的軍官，要求和青年決鬥，但那青年毫不費力的將那軍官殺死了。拒絕了那小姐的愛，離開了溫泉地方……他空想着那頭腦明晰的利己主義者的青年對於異性回頭得很快的那一點，差不多五體投地的佩服了。

“像自己這樣表示出急色的樣子，大概是不能觸動女性的興味罷。尤其是和男性狎弄慣了的那個女人——她恐怕在輕視我，所以對我取這樣的態度啊！對他人恐怕未見得是這樣的吧！”

他的心總不能離開了那個女性。但他想着住在那樣地方的女性是否能夠保持潔白，在他是很懷疑的。他又突然氣沖沖地說；“好！不管她罷了！自己現在不能謀甚麼生活，只空想着一個女性，未免太不量力了。真煩悶極了。”

隔壁房裏的勤勉的法科學生好像在窗下行深呼吸，吸了新鮮空氣，仍舊回到自己書棹前去似的。

他想像着那法科生不由的發生了一種妬忌，那個學生一定是沒有女性來纏繞着他的頭腦的。在這樣的晚上一定是在那裏用很透澈的頭腦在發奮讀書啊！

但是，他又這樣的想，這樣的生活不也就是一種不耐煩的空虛嗎？他現在很想能了解什麼是人生最必要的事。

(五)

十一月的一晚上，天空是蒼黑的，小巷子裏面很靜寂的。不知是那一個在對面的巷子裏面高聲地唱着歌走過去了。

老柳轉灣抹角的經過了好幾條巷子，走向大學運動場那邊來，天空還是一樣的高大，滿滿的散佈着許多的星點。腳底下是烏黑的，但是，慣於散步的毫不介意的他走過了那很大的地坪，向那有木柵圍着的運動場裡來了。在那運動場內，白天裏

有個伍長出身的體操教員教練預科學生担鎗排成縱隊在一邊操練，在那一邊又有一羣學生比賽棒球，很是熱鬧的。此刻在黑沉沉的闇空之下，參觀棒球的人們所坐的粗笨的木造階段上面，看過的報紙還是白白的到處散着。他走到那污穢的木造階段上面噓了一口氣，才慢慢的坐下來。在這黑闇中遙望着那遠遠的朦朧的木柵那邊密植着樹木的高崗像一個烏黑的什麼東西橫躺着。也還聽見由那邊吹過來的轟轟的火車音響。

一瞬間後他立起來，兩手向左右伸直，挺起胸部，深深的呼吸了一下；又順便將那伸着的兩隻手，在自己的面前合掌起來。雙掌碰着的聲音很微小的，只打動了他的耳鼓，馬上就在周圍闇空裏消滅了。他反復的做了幾次，他覺到自己的微弱的掌聲對周圍的環境不發生甚麼影響，他陡然起了反抗的念頭，用勁地拍了一下才稍微覺得有點反響了。但也就只那麼一回事再也不見有什麼反響。

“啊！”他使盡氣力叫了一聲，又像聽見了些少的回響，但那邊不過暫時將那廣闊寂靜的運動場的空氣騷動了一下罷了。他好像沒氣力了似的又坐下去了。

“沒有什麼，就只這麼樣罷了。”

他無意識的說着，他覺得那些不足道的事情裏面像還有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很重大的事情。人類爲着生存，做出來的那些企圖，好惡，爭端，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情，好像十二分蠢笨似的。

“戀愛！有些什麼？在大自然的面前也不過是瞬間的陶醉罷了。”他馬上又覺得自己的生活是很沒有意義很無聊的。現在的生活他以爲是應該正正經經地念書。但他對於這樣枯燥的生活實在是再不能挨的了，不能滿足的了。若要補救這種不滿足，除戀愛以外沒有別的，所以那戀愛……這樣想下去，心事真要沒有止境的了。

他想將他的心事移注到別處去，立起來在附

近走動，漸漸到了運動場底了。離他四五丈遠的前面有個人影在搖動。

出乎意料外的，他吃了一驚，往後退了兩步。他見前面的影兒，一個變了兩個，好像很狼狽似的避開他，向出口那方面走去。他凝視着那邊一個影兒高大些，一個矮小些，他馬上就覺到那矮小的是女性了。

在那一瞬間他的本能命令他向黑影的那方走了幾步。但是他馬上又停了腳。在這黑闇裏他的身體中熱潮澎湃了。

他想着竟有那樣的以肉體供獻男子的女性！強烈的羨望衝動了他的心胸。“女性也有那樣愛男子的事實啊！”

那黑影子團做一塊兒向黑闇中消滅了。他呆望着他們走了後自己感覺到非常的寂寞，他想那麼大的運動場內呆呆的站着的他，真是世界上孤獨無二的人了。

“寂寞的很，不知道要怎樣才好？”最後他一個人發着悲哀的聲音自言自語着，無情無緒的走出運動場來了。

(六)

在前面黑闇中走動的兩個人影，走到出口的近旁停止不走了。

他想他們爲甚麼非到這種場所來說話不可呢？他偶然碰着這種意外的景象，他的想像受了一種微妙的戟刺，他的精神就給牠支配了。那兩個人一定在許久的以前就在那兒不動地在低聲私語。在這樣的黑暗的廣場裏毫不介意的跟了男子來，可想見那女子是非常愛那個男子的。因此他又不由的妬忌那男子的幸福了。有許多女子見着面故意做起那不可犯的正經態度，在暗裏却有那樣把自己的肉體給與男子的事實。他想到這點，他的疑惑轉深了。好像自己是個情場落伍者，他更加覺得

很孤獨的，很枯燥的寂寞了。

“到M家去吧！”滿肚皮的牢騷，像下了決心般地说。三天沒去了。沒意思的虛架子，不要擺吧！若是就這樣地不去了，那女子定以為我是一個無力量的男子了，去了或許可以容受自己的要求，也未可知的啊！總之這一趟就可以知道了，今天晚上下一個決心去交涉一下看看。走到那樣的地方，到如今還是忍耐而緘默着，真是滑稽啊！想迎合女性的心理，但又做不到，只裝些高尚的樣子，真所謂啞子吃黃連，苦不能作聲，實在是滑稽的很啊！

他這樣下了決心脚步也走快了些，前面黑暗裡的人影，最初像一個人後來又分為兩個，這次可是向着出口那邊走去了。忽的他又想着若是前面的人們以為自己是從後面追來的人，自己到要被他們瞧不起了，所以他馬上又變了方向。但是若是這樣的徘徊着空費了時間，那M家的女子或許已經給其他的客斗了去也未可知，所以他馬上又感

到一種不安。

他想那個女子住在那種地方，不把肉體獻給人一定是有她自己的情人罷了。這種想像他當着那女子的面前也想過幾次的，但是他又常常暗暗地自己把這想像打消。現在他以爲這是不可信的了。尤其是在那樣的地方雖說不賣淫，但每晚要招待許多客人咧！莫說別的，就是在他的隔壁房裏的朋輩招待客人的生活，她也見的不少了啊！

黑暗極了，前面的矮小的二層樓的宿處背後，學校的宏大的校舍在蒼黑的天空現出那高聳雲霄的黑影。右邊的岡上，住中國人的三層樓洋房好像四角箱子般的浮出空際，到處的房屋裏面燈光輝煌了。這種周圍的環境和他的心情很不調和的。

他走進接近學校正門街道的橫巷子裏而來了，到了這裏他躊躇起來了。幾次到那女子那邊，最後還是受了她的拒絕，這種經驗他嘗過了好幾次了。他想：

“今夜恐怕也不過是那個樣子罷了！”

但是，他已經不能轉身回去了，這巷子在這附近可算是第三流的，差不多只有三間房子的私娼窟有兩三家。門首垂着粗陋的暖簾。薄暗的門廊面前，有一兩個女子坐着，每聽見有通過的行人，她們就伸出頭來窺伺。

(七)

他走到一條巷子的轉角處，向左邊轉了一個灣，到了行人很多的明亮的街上；他又躊躇起來了。他見做招牌的街燈上寫着M屋兩個大字。燈光照着那門廊面前庭園裏的鋪石和樹木。望着這種景色，好像不關心這種人家般地，和普通行人一樣的走過去了。他想僅僅兩天前來過的，今晚又來，好像不好意思。他就這樣的走了幾十步，他的心理又變過來了。他以爲那些事情管不了許多，於是他馬上又折轉身來，一直走進M屋的門裏來了。一個

十五六歲的女子，聽見他的足音，從屏門裏面窺見他，馬上笑嬉嬉的使眼色催他快進門廊裏來。

放着酒瓶的賬房裏的檯面前，坐着一個中年的很縹緲的龜婆。她的前面，有個生得很白晰的妙齡女郎在那兒和她說話。龜婆馬上站起來很親切的說，

“青葉，你領他到三號房去！”

龜婆這樣地吩咐下女。

“柳先生昨天晚上爲甚麼不來呢？阿清在那兒老等你啊！”

小下女引他進裏面房子裏去的時候，那個妙齡女郎在他傍邊走過，好像嘲笑他般地說，故意說得很輕鬆，惹他高興的話。他覺得這個女郎很討厭的。

“阿清呢？”

“你不要擔心罷，你所愛的人很規矩的在家裏啊！”女郎那樣說着，做出故意要用肩膀衝動他

一下的樣子。“我替你叫她來罷！”

轉了角，排列着好幾間房子，小姑娘將他領到最後面的四疊半蓆的房子來了。近門廊的那些房子裏同樣的有些女子在那兒向客人們撒嬌！他被那些不值錢的女子的語調和對面的那些說話的聲音，弄得心裏不安起來了。

“先生要什麼菜？”

由走廊那邊轉身過來的下女問他。

“有火鍋沒有？再拿點海苔來罷！還要酒！”

那樣說了後，他自己覺得很輕快，沒有一點不慣了。但忽然一轉念，又不高興起來。他想不在這種地方，要在一個很幽靜的房子裏和女性接觸就好了，於是很疲倦地把他的兩腕支撐在那張橢圓的棹上。

好像有甚麼人很沉着的由走廊那邊走了來。

“定是她了！”

他直覺着是她，忙把衣襟整理整理，把背靠着

房壁危坐着。

“在那裡？”

這樣的問了後，那女子走進房裏來了。“我以為你不來了啊！”

“爲什麼？”

那女子走到他的面前，他不由的把那僵硬了的身體振作起，動搖着表示出親暱的樣子。

“雖不是爲了甚麼，但是……”

她打起響亮的聲調說着從袖裏抽出捲烟來。微袒着襟口，露出那美麗的頸腳，她稍向前面低俯着，將那纖細的手指伸向火盆。

“這兒有！”

他用那坦白的口調說着，也把煙盒子從袖裏拿出來放在棹上。他心裏把“我以為你不來了”那一句話細細地咀嚼起來，推究她是什麼意思？自己來了好幾趟了，都沒事般的將自己拒絕了的。她的冷淡是很明白的看得出來了。

“那首『秋之夜』的歌曲都背熟了吧。”

那女子的黑漆漆的眼睛很濕潤地顯出一種媚態。

“還沒有——因為功課很忙，討厭極了，沒有功夫去練習啊！……”

他故意裝出放棄的口調說，從前連來兩三趟，她都很叮嚀地反覆着教他唱，但他還是記不到。他想那女子一定以為他是個不中用的人，所以心裏頭也有點氣餒起來。

(八)

年輕的下女，將爐鍋拿過來，她就接着一面加炭，一面說：

“你不很愛喝酒咧。”

“是的，我的酒量不強。”

口裏說着不喝酒，但是還要到這裏來。他自己的心事給她看穿了似的，發出一種微笑。

“還是不喝酒的人好些，年輕時就多喝起來，到了老後怎麼得了呢？”

他聽了她的口氣完全像自己姊姊的樣子，他起初想到今晚要下一個決心要求她承認的那件事，就有點不好意思。但是那女子替他斟上了好幾杯，他本來不會喝酒的，喝不到四五杯，從顏面起連手脚都紅了，心臟也就很急激的撞撞撞地鼓動。跳動的次數，可以數得清了。他勉強用那僵硬的手，也替她酌了一杯。

“你們最初來的時候，唱歌啦，大聲的叫起來，到熱鬧的咧！那些朋友再也不來這裏了啊！就只是因你不好！”

女子這樣的笑着說着，“若是不來這裏，那我就真難過。你是個很安分的好客人啊！”

他這樣的給她稱贊了後，禁不住高興地笑起來。但是心裏對『安分的好客人』那句話不很舒服的。

“不安分的客人又是什麼樣子呢？”

他鼓起勇氣這樣問了她。

“真的有些不好的人喲！但是我們對於這種人還是勉強地去招待的。只有我和她們不一樣啊！”

她的說話側重在中最後一句，但馬上她又換了話頭。

“近來在這附近，這種營業多起來了。學校裏聽說要用一種什麼辦法對付，你知道嗎？”

“噯！我不知道，你聽誰說的？”

“來客的學生們說，最近這事要成一個問題啊！”

“有甚麼辦法？未必要將那些營業的人家都驅逐到別處去嗎？”

“恐怕有點像呢！——但工會若是不贊成，這也是不容易的。況且在警察所又立了案的。學校方面無論怎樣強硬，也不容易辦到吧！據我的想像，這種營業雖不好全拿學生做對手，但是沒有法子

啊！若以為這是不好的事情，那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地方可去了啊！在那些鄙吝的人家，或在公司裏面服務，無論如何，生活是維持不了的。就是我呢！家裏有母親，還有……”

“還有誰？”他問

“還有個好人兒喲！”

“咦！甚麼？”

他醉得胸部像給什麼緊束住。已經到了很舒暢的境地，一點沒有拘束了。那女子的說話如果的確，只得一點小帳，無論如何不能過活。況且一般來客都是學生，那定更加苦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縮手縮脚的真是滑稽透了！

這種想像，衝動了他的完全醉熱的肉身。

“我喝醉了，在這裏住夜好嗎？”

“這裏不行的，怕警察干涉呢！”

“那麼！就讓我橫躺一下罷，好嗎？”

“好的！等一等我來叫醒你好了！”

“不是那麼的！”

他想這樣說的了，但是在女子的面前無論如何是說不出來的。他想她表面雖然那樣說，但總應了解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想看她到底出什麼態度？他橫躺着發出昏醉的喘息，閉着兩隻眼睛在等着。

把物事收拾好了的她，逕出房門去了，他張開那大大的眼睛望着她走。“醉了！”他這樣想着，想鎮靜胸部的動悸，他以為她馬上就要來的。但是經過了二十分，三十分，還不見她的影兒。他十二分的暈醉了，但神氣轉清醒了些。

(九)

像有個人沉默着走進房來了。聽見那樣粗魯的舉動，他想一定不是她。所以他還是一樣地閉着眼睛。

“睡覺嗎？”

另一個年輕女子問他。

“啊！”

他懶懶的答應着，“喝醉了，苦得很啊！”

“請起來吧！這時候或許有人來檢查也未可知的。阿清此刻雖在招待別的客，但她說等一會她就會來的呢！”

“不來也不打緊吧！”

他虛張聲勢的說着，他在這女子面前好像已吐出自己的隱情似的，爬起身來。他見散着髮的女子塗了一臉的粉，在他的眼睛裏她的臉是雪白的，但有點扁平不順看。

“你動了氣麼？”

那女子挨近他的身邊橫坐着，“阿清是紅牌姑娘，那是沒法子的啊！現在來的客是近來時常來的呢！”

“是甚麼樣的人？”

“××街的染坊舖的老闆，五十來歲的人！”

“不很年老了嗎？你說蠢話！”

“不是說蠢話！他是好客人啊！”

“那麼！阿清不單是出局陪酒了？”

“那我就知道了！”

那女子半吞半吐的說。

“但是，好笑啊！你從前不對我說過的嗎？阿清只是陪酒不做別事的嗎？”

他急的躍起來了。從前他以爲那個女子是高不可攀的，忍耐的渴想着，徒使自己焦灼。他覺得現在再也不能忍耐了！

“就是客人也有種種不同的。她不比我，她和這龜婆有什麼親戚關係，只有她是自由行動的。她還有年輕的丈夫，他倆說清白了才到這裏來的啊！只要是她願意的客人，甚麼都可以的。是不是？”

他雖這樣地明白說了，但是想到她因客而轉移，又老不高興的。同時他又想他來了這麼多趟數，結局給人家當獸子看待，很不值得。

“像你這樣的愛戀她，到這兒來這麼多次數，委實是可憐呢！”

那女子猥鄙地笑着說；“就你的心裏也很急的吧！你是真的迷戀着她呢！”

“不錯！我看上了她，看上了她的面孔！那也沒有甚麼不對吧！”

跟着那酒臭的氣息，他的悲憤從他的昏醉了的胸裏快要嘔了出來般的。

“你真可憐得很！我替你說去，以後你要謝我才好。但是你就天天到這裏來也沒甚麼意思吧！”

“隨你怎麼說罷！”

他做出自暴自棄的樣子說。但他看見這女子的無所顧忌的表情，覺得縮手縮腳的自己到有些不自在了。

“我和鴇母去祕密說去，你是初次，或許價錢要高一點，這樣也不要緊吧！我不能不先招呼你一句呢！”

那女子這樣的明瞭的說話，他一句句都聽清楚了。他表面上雖還是“罷了！罷了！”的說着，但他一面空想着，照那女子所說的，她去問鴛母的情形；於是他又拿着酒瓶子說：

“換點熱酒來吧！”

“你不是已經喝醉了嗎？不要喝了吧！”

“好啊！是給你喝的！”

“那麼！就這樣算了吧！”

那女子將酒瓶拿去了，隔壁的房子裏，好像有青年學生說話的聲音。不知是那個女子，打起那種有媚力的尖銳的聲音很輕浮地在說笑。他見了後不知怎樣地處置他的血潮逆湧着的身體了。

(十)

“又有個好客來了！”這句話真使他沒有辦法的又苦又急了。染坊老闆啦，年老的男子啦，一定是阿清的舊相好了。現在，同一時刻，在對面的

房裏那男子却和她一塊兒喝酒，他想這點嫉妬的火燃燒起來了。她此刻若是突然走到這裏來時候，他定要跳起來，侮辱她一頓才洩這心頭的氣。

“對她的丈夫怎麼樣呢？”

不單要侮辱她，就連對她的丈夫他也不想侮辱一頓才好。當丈夫的人，爲甚麼強迫他的可愛的妻子去做這種生意呢？他想這樣的罵她的丈夫。想到這裏，他馬上又覺得她可憐了。她是爲了她的丈夫在這裏忍辱含垢的過活啊！於是他又想到她進房的時候，總好像帶着一點憔悴的樣子，不像和她同事的其他的女人完全以賣淫爲生活的，所以對她又起了一種諒解而熱烈地戀愛起來了。

他在幻想她能拋棄那不是人的丈夫，離開她的家，和他同棲，他倆對哭着發誓永不分離——他想到這些事情，興奮達極點了，不由的淚珠兒一滴一滴的流了出來。

“啊啦！爲甚麼哭起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走進房裏來的，拿着酒瓶的那個女郎當他小畜獸子似的問他。

“你莫管。我的心事不是你所能夠曉得的。”

“我知道了，你那樣想她，我替你幫忙就是了。”女郎凝視着他微笑：“今晚不可再喝酒了。”

他已不願再多說話了，頭低俯着蓆子上面，扯着衣袖揩那滿溢着淚的眼眶，他覺得心裏頭好像給甚麼東西填塞着似的。

“啊——啊——”

那女郎自己在斟酒喝着，但她突然地又走出房外去了。不滿五分鐘又轉進房來。

“是呀！柳先生，請起來啫！我已和鴇母說好了呢！”女郎搖着他的肩膀說，“因為是你，她才不特別加價，第二次再來還可以少些錢呢！不過今天晚上，阿清身上有些不舒服，請你明天晚上來吧！你可要謝我了啊！”

聽見那女郎露骨的口吻，他心裏非常的不快，

但是他想這樣容易的就可以和那女子接近，又覺得像忽然受了人家的揶揄般不很自在，所以他還有點不甚相信那個女人說的話是真實的。

“像你這樣一條心迷戀着女子，實在令人感謝也使人覺得麻煩！阿清本來並不是討厭你，不過她說恐怕你因此荒了功課，對不起你吧！”他的呼吸像快斷絕了般的聽了這些說話，才明白了她對自己的心事。他很想把一切都問一個明白。他原來是很小心的人，他不知道要怎樣才能使那女子對她的愛人一樣地來愛他。他這樣想着，他最以為悲痛的就是怕那女子討厭他。現在對面房裏的客人，一定是專在這一點用功夫吧，所以很容易的捉着她的心。她說身上不舒服，大概是不能再來看自己了，他這樣的想來想去，不由的對她斷念了。

(十一)

第二天早上，他在宿舍的房子裏初醒起來時

感着一種悲痛，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咽喉裏乾燥的很不愉快，身上帶點酒臭，只覺得十分疲倦。他偶然向周圍望了一下，見他的被褥有一部分還塞在壁櫥裏面沒有完全鋪好。他自己又是和衣而臥的，只就這點看來，他已知道他現在的生活，是甚麼樣子了。於是，他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好像受了奇恥大辱似的，自己討厭起自己來了。

吃過了中飯一會，很無聊的，只好把外出的衣服穿上向學校裏來。由那塵埃成層的走廊走去，到了教室裏面的時候，教室內四五十名的同級生，還在那兒很昂奮的說話或氣氣憤憤的在叫號。他坐在一張教室門近旁的椅子上，問鄰坐的學生。

“啊！”

那學生說：“聽說要撲滅這學校附近的私娼呢！剛才池邊先生報告了政治科學生的運動。他說無論如何要文科學生也選出委員來。所以大家在這裏吵鬧着。”

他覺得他們真蠢極了，做這樣毫無意義的事。若是這件事實行了，近來自己的生活馬上就要乾燥起來了。他愛戀那女子是純粹盲目的，他覺得在他的耳朵裏的那女子說話的餘聲，比起目前這班學生的討厭的吵鬧聲來，是多麼可愛的而耐人尋味啊！一個姓淺井的學生，大跨步的跑往講壇上，環視着教室的周圍說：

“我是文科的一個學生，對這問題稍為貢獻一點鄙見。”他用尖銳的聲音說，“不待說，我們的生活是要以全人類為對象的。爲了這點，我們才進文科的。但是，與文科沒甚麼緣故的池邊先生想將我們誘到那種淺薄的運動當中，實在是太無理解了的。”

“不量力的傢伙！不要臉！”

“現在是取決實行的問題了，滾下去罷！”

裏面又有一個人吵起來了，教室裏面，更加嘈雜了。

。淺井很難爲情似的走下壇來了。於是，又有一個綽號“苦學生”的同級生，穿了一身襤褸的洋服，面上沒有甚麼血色，走上壇去說；

“人類要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是第一要緊的。”苦學生突然的說了一句後，聽衆中不知是誰，哄笑起來了。“所以，我的意見，是不能爲了少數放蕩的學生允許這種下流的女性存在學校的附近的，還是替大多數的好學生計劃的好……”

後面的話，再也聽不清楚了。四面的人，說話的也有，冷笑的也有，面色不良的苦學生，兩手提住講台角暫時微笑着停住口了，後來也就決意下壇來了。

文學雜誌上投稿的學生姓原的上壇來演說了。

“我對於淺井君的意見，大體是同意的。池邊先生，在社會學方面也許是資望很重的。但剛才池邊先生的意見，實在是大錯特錯。池邊先生，單只

站在以學校爲本位，以學生爲本位的立場上，想廓清這一區罷了。但是對於被迫而營這種賤業的可憐的女性沒加以半點的考慮。那些女性的膏血，是被擁有資本的營業者榨取了。若將他們和營業的人混同起來，是不行的，而池邊先生却把這些混同了。不僅如此……”柳閉着眼睛想着那女子的婀娜和美麗，想着她是爲她丈夫而犧牲。又想着昨晚他出門的時候，在門廊面前說，“明天一定來的嗎？”用那種嬌聲問他的媚態。

“這一角的廓清，也不過就在這一區罷了。營業者，馬上搬到近旁的地方，集合這種女子，一定還要繼續營這種賤業吧！這種局部的廓清運動，結局沒有半點效力是不待說的，真太無意思了。……”

柳聽了姓原的說話，熱烈地將手掌拍痛了。室內又騷擾起來了。柳心裏想，今晚無論如何，要往那個女子那邊去。我們的放蕩。又是另一個問題。但柳心裏所謂另一問題是什麼呢？他自己也不能

說明了。

(十二)

教室裏沒有一點肅靜的樣子，氣惱着的也有，嘻笑着的也有，就是這樣當做一種頑笑般的繼續下去了。

“儘在談論，一點不中用的啊！”

突然有個人發言。教室內的注意又集中於發言的那一方面了。說這話的就是平日不多說話的，但若讀英文的時候却又非常暢快的和普通學生不同的米山氏，“現在要解決的就是贊成這運動與否的問題。我們將牠表決一下如何？不贊成的出教室去，就贊成者當中選舉委員出來好了。你們看怎樣？”

米山說完了，他表示不贊成選席向外走了。他像有引力似的，在他附近的五六人也跟着走出去了。柳也馬上走了。米山生得高大，在外面的階段

上站着，將角帽歪歪的戴着，好像要想回去又不想回去的樣子。柳走近他的身傍。

“這事真太無意義了！我也走出來了。原君的意見，我完全贊成。實在，就是廓清了這個附近，這種賤業婦人，也不能全體掃除的。要全體的大大的廓清……否，與其提倡廓清，不如根本的想救濟的辦法。池邊先生，真是意外，他也不明白這道理了！”

“那麼！那個來救濟呢？”

米山反問着，他的眼裏含着苦笑。

“那一個我雖不曉得。”柳明明白白的對於對方的敏銳的，意外的質問不能答應了。

“無論那個，全體의 肅清和救濟，是做不到的，人類本來就是鄙吝的，無力的吧了……”米山這樣說着，微微的笑了一陣。

從教室裏走出了許多學生，柳覺着背後有一陣騷擾，同時他好像給誰辣辣地打了一下耳光。

“是，不錯的！”

他不得不這樣說了，他又覺得自己也有過這種感想和見地。但是他完全給米山的一句話——看破了人類的力量的一句話壓倒了。

所謂學校，本來是很無聊的啊！米山唇上浮着微笑，“回去罷！你也是一樣的，在這裏沒有意思了！”

米山向校門走去，柳也跟踪出去了。到了門口，米山突然說：

“那麼，再會罷！”他不回頭的向××街走去了。柳好像給他摒棄了似的，呆立了一忽，但馬上也就回宿舍去了。

“人類本來是鄙吝的，無力的”那句話，他反覆思維了幾次，自己那樣的對原君的意見共鳴；米山却用了冷靜的頭腦，更在原君的上面，加了批評。自己也就是這樣想人類所作的事是沒有甚麼意思的，但那也不過是一時的心緒吧了！

因為這事，他真佩服米山了。回宿舍來也好，在席子上睡覺也好，在同一的範圍內，他漫無際限的在思考。

“當時，我爲甚麼不對米山說明我的心緒呢！就是我，也曾想到人生的結局是空虛的呢。……”但是他又覺得他是在作僞，在自己的“人生是永得不到充實的空虛”的感觸裏面，還有一種連自己也不能解剖的另一種心事，他很想稍爲把它明白地解決一下。

“但是那些事都不管了！我自己還是寂寞啊！”他把真情都吐露出來似的低聲地說。

一直到黃昏的時候，他還儘在那兒納悶。

(十三)

外面已經黑下來了。但到那個地方去還嫌早一點呢！他很無聊地在等時間的進行，在這時候他舉措不安地時而坐在窗闌上，時而又向走廊裏走

幾步；在腦海裏面，那女子的白皙而嬌媚的薄施脂粉的顏面，潤澤的眼睛，美麗而白胖的頸項，還有那帶着戒指的奢華的手指等等，都浮現出來了。

“今晚她是準備着爲我的了。自己非表示一點男性的氣概不可了啊！”

他自己說着給自己聽，但偶然又想起了昨晚那女郎的話，說他是專迷戀這女子太厉害了時反要受她的嫌厭，於是又担心起來。他想要如何才能夠獲得那女子的愛呢？於是他聯想到那可愛的女子另外還有愛人的事實來了，他的心又沉鬱下去了。

“就是她，也就老早了解我的心事的了。我去了好幾趟。就說我想她太厲害了；但是事實如此也只好讓他們說了，未見得她就那麼討厭我吧！………”

這樣想着，他很想把今晚上好容易得着和她過夜的機會，更明瞭地意識一下！於是，他又將那

女子的顏面，手，頸等等描想了一遍。

七點鐘前後，他不能不出宿舍了。到了M屋的門前，趕快走了幾步的時候，對面雜貨店邊的薄暗的街路口，有兩個人向着他這邊走來，裏面的一個叫住他：

柳停了步，但他並不認識那個人，那個人也像一個學生。他想或許是認錯了人，於是不理會他走進門裏來。但是後面還在那兒“喂啖！喂啖！”的叫着，那聲音不像普通的聲調，聽了很不愉快的，他立即生了一種警戒心，他不回頭的走進門廊裏來了。

賬房裏的龜婆，好像已經知道了，看見他來了，沒事似的說：“無聊的學生啲！他們昨晚八九點鐘的時候也是那樣的將我們的客人攔住了啊！你昨晚上回得很遲，沒有甚麼事嗎？”

“沒有甚麼！昨晚我已喝醉了，知道了。學生也做那樣的事嗎？”

“咦！這也不單只我們家裏，聽說對面巷子裏的竹川家裏有兩三個學生衝進門廊裏來，拉客人出去了啊！因為客人也是學生呢！這次各店門首都好像派定得有人似的。那麼一來，我們的生意就難做了，真討厭呢！”

由她的衣飾看來，那龜婆從前好像當過藝妓似的，她顧慮着她的服飾在向柳說。

“就是那樣的干涉也怕沒有什麼結果……他們都是無常識的人！政治科的學生，真無意識的很！”

他懷着反感，很昂奮地說。

他到了裏面的房裏。停了一會，阿清進來了。

“啊呀！真早得很呢！”她說着，挨近他的身傍坐下。

他害羞起來了。他怕她說他是外行不會頑。他的血液的循環也就快起來了，他好像看得見自己的面紅。那女子微笑着，拉了他的手到她的膝上，

很溫柔的握着。

他歡喜得不得了了。他歪着身靠着她的肩膀，但是她除了這些表示外仍舊是和平日一樣的冷淡。

“今晚不要喝酒了罷！”起初她勸了他一會不要喝酒了。後來見時間太早，沒法子可以消遣，又將酒瓶拿來了。但是她像很不自在的時時走出去又走進來。

(十四)

他的酒量不大，少許的酒精在他的體內都是很有力量的。那女子走出去許久不回來，他不耐煩了。他後悔着，以為若是這個樣子，不如今晚不來好了。這樣的想念她，來到這裏，也不過是看她那冷淡的態度罷了。

“這種地方，本來沒有再度到來的必要的。但是自己甚麼事情都不去幹，今晚又跑到這裏來，真

是碰見鬼了！”

他自己對自己發氣着說：“只是賣淫的女子罷了！大概今天晚上，他等一會又會說天太晚了，拒絕我罷。”他想到他來的這麼早。有了這樣的想像實在有點氣不過。

到這裏過了點多鐘了，也有幾個客人來過了。每次客來的時候，那些年青女子對客獻媚的雜談的聲音，在各房裏都是一樣嘈鬧。在他的隔壁的一間房子裏，有個客人，起初在那裏和一個女子唱着笑着。到了後來，也好像只一個人坐在房裏，闐無聲息了。他想像到那個客人在那房裏懶懶的一個人斜躺着的樣子，他不禁微笑起來了。但是，半嚮後，他認為不在那房裏的女子的聲音，又微微聽得着了；隨即聽見那客人笑了一下，那女子就馬上往賬房裏去了。他聽到這裏，一方羨慕他人，一方覺得自己留在這裏討厭。那女子轉身回來的時候，那個客人立即很熱鬧的被歡送着出門廊外去了。

“儘留我在這裏坐冰桶呢！但是我若是不想要她，另找一個，也可以像那客人一樣的愉快地早回去了吧。不過和其他壞透了的女子做一塊，愉快不愉快還是一個問題呢！否！一定是不愉快的吧！無論什麼女子，都好只圖一時的愉快的男子，自己對他是瞧不上的……”

就這樣的想着他自己很悲觀的，以爲自己是個最不幸的可憐的男子了！

這時龜婆進來了。

“啊呀！你怎麼做起這個樣子……今晚是要履行昨晚的約嗎？”

“啊！”他在那一瞬間裝出來的態度，不知說什麼話好了。

“是不是？那麼，請你再等一下子，馬上我就叫他來。但是這裏是不方便的，等一會子，我要領你到另一個屋子去吧！”

他是不好說什麼話了。龜婆老早就將他要說

的話說出來了。他也有些感謝她的意思。他從袋子裏，取出昨晚所說的數目來，遞結龜婆。“謝謝你！講實話那個女子是不接客的，過於把你弄煩了，不過以後……”

他想現在在那裏買賣人肉了。他的良心很苛刻地在責備他。但是比這種觀念還強的就是履約以後的心緒，不由他不想像了，

龜婆去後，對手的女子進房來了。噤着她的櫻唇，露出一種不甚快活的表情，將捲烟點火吸着，目也不仰視的在那兒吐出很長的白烟。

他不知道要怎麼才好，他已明白她對於他沒有甚麼意思。他再墜入到憂鬱的海裏去了。若是能夠回去的，還是回去好些。他這樣想着，不待說他是沒有起身回去的勇氣。九點過了，阿清又上來了一次，低聲向他說：

“就這樣的慢慢的走罷！”

他想若就這樣急起身怕對手女子看輕自己，

他故意慢慢地挨了一會兒，聽說前門有五六名學生站着守候，她教他走後門出去，到那××街藥房附近等她。

(十五)

差不多十點鐘了。往來的行人，也漸少了。他屢屢向後回顧着，他不知道會被領到甚麼地方去。他的好奇心陡發了。他來到她囑咐他的藥房前面停住了腳步，在店前慢慢的走來走去等她。忽然他又放心不下了，翻向原處走了幾十步。他想起剛才那女子在房裏時的不安的表情，大概是因為她的舊相好來了，將她留住了吧。龜婆和她，當他是一個年輕的學生，所以把他不當甚麼，很冷淡的。

他很不耐煩的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對男女，他看見那梳蓬髻的女子，很親暱似的挨近那個不戴帽子的男子身邊，用圍巾遮住面頰，在那兒向男人說話。

突然發生了一種意識，叫他向橫街轉一個灣來到一家門戶緊閉的檐下。那一對男女，來到明亮的十字路口，突然又向反對的那方向去了。他望着那兩人，又走出來看。

“倘若她和那個人往什麼地方去了，自己又怎麼辦呢？”他還有十分的醉意，亂走了幾步。但是，馬上又停住了，一瞬間他知道那女子對他是沒半點誠意的，他感着一種絕望的悲痛。

她家那個男人一定是她的恩客罷。她把我從後門送了出來，後又變了心理了吧！否，或許是她的丈夫也未可知，他或許故意裝起來喝酒的樣子。……這樣地想了一會，但是回想到出了錢的自己，又待怎麼樣呢？

“她媽的！”

他想回到M家去，他不理走向反面那條街的那兩人了。他向××街，拚命的走。但是他又想到就是這樣回去，也沒有甚麼意思了。“結局，自己

好像承認受了女人的嫌棄走了回來的，豈不是更加多一些不愉快嗎！”現在無論怎麼想，他覺得他總是這世界上最蠢笨的人了。他已不願多走了。與其說是在近屋檐的街上慢慢的徘徊，不如說是抖着腳在走動。從後面來的輕微腳步音，向他接近了。

“啊呀！不是柳先生麼？我到那邊去過了，沒見着你，正擔心着呢！太來遲了，對不起你了啊！”

“……………”

他不好回答什麼，只呆望着那女子的面孔。

“是呀！去罷！你剛才想到甚麼地方去呢！”

“哼！”

他表示不耐煩的樣子說着，“我儘等你不來呢！你到那裏去了後才到這兒來的？剛才看見你在那邊啊！”

“看見我？”

女人好像吃驚的樣子，“是的！有一個人和我

一路出來的，到那邊就分手走了。已經不早了，快點去罷！”

她挨近他的身邊，握着他的手。

他想她在敷衍騙他。但是他也不覺她的那樣的態度可惡，並且還以為得了救星似的。若是不見她的面就回去了，那才真是冤枉了。那麼一來，自己以後再也不想和那女子見面了。雖說是爭意氣，但就這樣對她決絕，又要回到遲那無戀愛的乾燥無味的生活了。這種生活，多麼難過呢！他這樣想着，他現在遇着她，和他一塊兒行走，實在是愉快極了。

(十六)

默默的走去，他覺得有些不對，很想說幾句話。剛才和她一起走的男子，是不是她的舊相好，她是不是在巷子裏和他分手了後，就回到這××街來的，那些話他很想問她的。但是他又怕她不高

興。反之，他自己也不願再惹起這種不快了。他又很想說一些和她同情的話，打動她的心事。他想對她現在過的生活，說些同情憐惜的話。雖是有了丈夫，不能去過那合理的生活，到底是什麼原因？但是說出來了，自己和她出來一同走着，又是什麼意思呢？他想到這裏，好像犯了一種罪惡了。並且他望了許久，才達到和她同住的這一夜；想乾乾淨淨的把這一夜放棄，他實在是不願意的啊！她已容納了自己的要求，要領自己到什麼地方去，那又如何能夠怪自己迷醉呢？

“你幾時可以卒業？”

女子搶先問着。就是這麼默默的走着，在女子看來，實在也有些不好意思。

“還要三年左右。”

停了片刻，女子只得又問他：

“卒業後，你打算怎樣？”

“還沒想到呢！”就這樣問答着，他覺得女子

對他，有些意思似的。但是這種空想，從那女子的冷淡態度看來，馬上又覺得不能成立了。

他們走進一條大溝旁邊的黑暗街上，走近一條小巷子的轉角處。

“就是這裏！”

那女子低聲說着很靜寂的向那闇黑的巷裏面去了。

“請走輕一點呢！”

到了最後的一家門口，那女子輕輕敲了一下門，裏面跑出一個人來將門開了半邊，裏面的燈光，射出外面來了。

“是我啦！”

那女子很熟識似的進門去了，她招呼戰戰兢兢的站在門外面的他快進門來。他正要上那兩疊蓆子的門廊去的時候，那開門的三四十歲的黑面婦人，高興地笑着，像在說，

“啊呀！很年青的學生呢！”

他跟着那女子輕輕的走進那六疊蓆子的房裏來了。黑面婦人，拿了火盆進來。

“老頭子剛才來了，還在客廳裏，又要喝酒呢！那個客人歡喜喝，喝過了幾杯的時候，馬上大聲叫起來，真是麻煩煞人。”

“啊！那個客，我也想人概是他了。但是你還歡喜他就好了。”

柳只是縮手縮腳的將手翳向火盆。他怕他們要談論到自己的事來，焦望着快進裏面去。但那黑面婦人儘在說話，老不動的。阿清也是那樣的給煙那婦人吸，她自己也陪着慢慢的吸。

(十七)

聽見隔壁客廳裏的還有人在說話，女人便問那個黑面的女人。

“那邊的還歪纏着沒有走嗎？”還聽見隔壁時時發出女子低笑的聲音。“是的，明天要早起身

的，他該早點回去。真是討厭，那個客一來就歪纏不清，不知要弄到什麼時候，真不得了。”

柳向周圍視察了一會，房子的一角有一個桐木的衣櫃，壁龕裏安置有一面大鏡子，他在想像這家主人在日間做的甚麼生意。

“但是你那個還算好的，自己不動手喝起來呢！”

“不錯，比幸雄君要好些，他每日早晨起來，做事還是一樣做的。……”

她們倆把這一類的話滔滔不絕儘說下去的沒有餘極。阿清說話的時候，很留神的不亂說。但是他已可以從她那些話知道幸雄是她的丈夫了。

“叔母！今天早晨，”阿清說：“我走過××街的時候，有兩三個學生，在那兒高聲地叫，賣淫婦來了，我吃了一驚。真討厭的很！做這種生意的人，到底容易看得出來，真是悲慘。並且近來學校裏面，把我們當成了問題似的，今晚上，我家裏的門

前，有學生們守着，最近或許有什麼動作也說不定。叔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賺錢了嗎？到這裏來，還不上一個月，但是我已經討厭這種生活了，……自己的丈夫不做事，真是沒法子啊！”

“幸雄也是學校出身的，隨便什麼地方，都可找着事幹，那樣的偷懶着過日子，恐怕什麼事都不能幹了啊！幸雄也應該想一想才好呢！”

“沒有法子啊！”

那女子嘆息了一會。

柳想着剛才和那女子同行的，很高大的男子來了，大概是她的男人，跑往M屋裏去，找着她喝了酒，還要求零用錢呢！那樣沒長進的男子，居然見愛於這個女子，他實在不明白她的心思了。那男子有什麼好處，可以使這女子愛他呢？他昏沉沉的靠着壁，全不關心般地聽見他們說些關於家庭的私話。停了一會，黑面的婦人，由壁櫥裏取了被褥出來。

“叔母，不敢當，擱在那邊好了！”

“但是，順手把牠鋪好算了！”

黑面婦人說着，將被褥打開。

“我還不睡，就這樣好了。”

“那麼，就讓你去鋪了。……”

那黑面女人將要鋪的被褥放下了，取了水壺等器物出房去了。她伏在火盆上，用右掌揉着額面和顯顯。

“頭痛得很，真不好咧！”

“真會裝做！”他懷疑着。

“靜靜地睡一睡就好了吧！”到這時候不能不客氣的說這句話了。但他忽然又想到這個女人是如何的苦心在勾結這裏的女主人，做這種下賤的生意，所以繼續說，“我已是喝醉了的了，也想清靜的睡一下才好。我是隨便都可以的。”

“真的嗎？”她的精神好像好了些似的，“對不起的很咧！”

慢慢的吸了一會煙後，那女子將擱在房角的被褥鋪了起來。

“若是這樣的，讓我回去好嗎？你亦可以靜靜地睡啊！”

他覺得自己是給她厭倦了般的，不知怎樣對付才好，異常的焦急起來。

(十八)

他想若給她走了，自己是多可憐，多獸蠢呢！他看見她的肘支在褥子上，用手掌托住她的額頭表現着疲倦的，憂鬱的樣子。雖然滿肚子氣很想發作，但恐一說出來，只有增加對方的惱恨，所以他又隱忍下去。

“痛得利害嗎？”他說：“就儘你怎麼樣好了。若說回去，太晚了，恐怕有些不方便罷！”

“不要緊的，可以回去的，你若許我去，我實在喜歡的很，要靜靜的去睡覺呢！——但是對你不

起呀！請你恕我罷！”

“好的，你就快去罷！”

“那麼，我替你鋪好被褥，請你在這兒睡一夜。
真對不起你了！”

真說的好聽，我就是搭乾舖也不要緊的，只要在這裏睡，何必就走呢？他這樣想着，心裏非常的不愉快。他以為她太不懂人情了。本來說是住夜才到這裏來的，現在女子突然說要回去，在這家裏的人們看來，豈不是要說自己是被女子拒絕了嗎？不白遭一頓侮辱嗎？這些事情，她稍為替自己設想一下，斷沒有回去的理由的！他想到這裏，覺得這女子太頑冥了些，非常的可恨了。

“我也走吧！”

“嚟筒！”

那女子慌張起來，要留住他似的，“不要這樣的發氣！我不得你的許可那能夠回去呢！”

沒有那樣容易吧！他心裏想着真氣不過。這種

情狀，完全是她和剛才在街上看見的男子預定的計劃吧！一定那男子在那巷子裏的一個家裏等的不耐煩了，她也是和他私約好了往那家裏去相會的。到了那兒，這種假病，就沒有了，一定是精神很好的，談笑自若的了啊！……

“你發氣了嗎？”

女子這麼說着，好像很擔心似的，挨近身來了。

“我雖沒對你說過，但我的情形和他們不同的。在M家裏也只有我是不接客的，所以不單不接你。那樣的事情，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啊！隨便什麼人都是一樣的，實在是沒有辦法的。”

“那我是知道的。”

他簡短地說了一句，口氣便現着很不自然的樣子。女子還是擔心着接着說：

“實在對不起的很呢！要了你的錢，還說這些話……請你原諒我罷！”

“請你不要顧慮。你的事情，我也略略知道一點。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他儘量的裝出那輕鬆的口氣，佯作微笑。但他的心已經被她的可憐的樣子感動了，他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這裏還有點錢也一起給你吧！”

他說着，將錢包拿出來，倒出剩下的錢一起給了那女子。

“那怎麼行呢！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呢！”

“沒有甚麼，我若寄信回去，總有辦法的。本月費用，總數已用完了，留住這些，也無濟於事了。若是你拿着，能夠有些用處，那就很好了。”

(十九)

戰戰兢兢的她，好像下了決心似的。

“是嗎？那麼……”

她接受了他給她的錢，好像很難爲情似的，她

將折了好幾折的鈔票，清理也不清理一下，就塞入她那帶子裏去了。

他甚麼也不說了，因為她和這家女主人說話的時候，她的心理，以及她的境遇，都完全可以想着了。

爬起身來，她很躊躇地“我去告知叔母一聲好了。”這麼說着，她向還有人在高聲談話的客廳裏去了。不一會，那黑面婦人又來到紙屏的那一邊。

“這樣可行嗎？”

“他是那麼向我說的，所以我……”

“真的？”那婦人，好像不大關心似的。

柳在房子裏聽她們這麼說着，又起了一種給人輕侮了的反感。他想只要她在這裏，今晚上搭乾舖也是好的，只要她和他同一塊兒睡。他希望那黑面婦人會替他留住她。只要她在這裏住着，他就很滿足了啊！

她檢點要帶回去的事物，又進房來向他打了

招呼，就由門廊出去了。

她們倆又在那兒說了一些話，但她仍舊走了。

住這家的婦人閉了門後，她站在紙屏後向裏面窺伺着說：

“一個人睡，對不起你呢！她實在也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

“沒有什麼要緊，我也是因為喝了酒，在這裏醉昏昏的。”

他雖微笑着說，但也表示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吵鬧的很吧！我馬上去催那邊的人們睡覺呢。”這婦人故意提出別的話題，將紙屏掩上走了。

他沒氣力的，穿上寢衣，在那不能成寐的牀上睡下去。想到在這沒半個熟人的家裏，一個人要住到明天早晨，覺得自己真是個書獃子了。還不如剛才自己說回去的時候，就馬上回去了好些……

“那時候爲甚麼不回去呢？若以爲那女子太可惡了，也不必抱什麼反感，只要平淡地向她說幾句

話後，一同離開了這家就完事了。若早決斷地馬上就回去，縱令女子有什麼話，自己也不至於這樣失格吧！”

他很不舒服的對種種事情都後悔起來了。現在客廳的那些人，大概正在把自己當做一個話題在講笑吧！想像到明早上遇見這屋子的主人，客，和那些女子時的情形，他更加不愉快起來。

他想把這些事忘掉，安心地睡下去；將他的呼吸調勻，眼睛閉着，什麼事情都不想，但馬上又聽見客廳裏說話的聲音了。他又想到目前的後悔是老早就預感到了的，何以還跑了來呢？他愈想愈睡不着。他想現在那女子往那裏去了呢？自己並沒有強迫那女子定要幹那不快的勾當，大概她是很喜歡的吧！作算今後那女子把自己忘掉了，但是至少，自己沒有做甚麼壞事的一點，總不會留什麼惡印象吧。就說自己是過於迷戀才有這個的弱點或有其他的批評都不必管了。

客廳裏沒有聲息了。一瞬間他聽見自己房前的走廊裏有兩三人脚步重重地走過去，往隔壁房裏去了。那是喝醉了酒歪跌着的男子的聲音。

(二十)

他的隻耳貼着枕頭，很想快點睡下去。但是越想睡，神經越發反燥，他聽見客廳柱上的鐘敲了三下了。想用金錢買人的肉體，由那些女子看來，自己實在是太卑賤了吧！但是她們爲什麼又要做這種秘密的生意呢？在其他的女子看來這是毫不足怪的吧。……不過自己是不想買其他的女子的。

.....

到了後來，他像由睡夢中醒來，他知道他已睡了約一點多鐘了。天快要亮了。只要有人起來，他就想回去的。他熱心地等着，他覺着說不出來的無意的苦楚。他知道那家裏的人們，一個一個都是疲乏了，不禁又懷着一種輕蔑他們的意思了。他想若

是昨天晚上，那女子不回去，像別的無智識的女子一樣，任他怎麼辦，或許他自己也是感着一種卑鄙的疲勞，在昏沉地睡得動都不能動了吧！他像覺悟了，看破了。一夜的光陰瞬間就過去了，麻木不仁的過去也好，怎麼樣過去也好，也不過是那麼樣罷了啊！總而言之，甚麼都是空虛罷了。就是那女子歡待我一頓，結局到了現在，或許會後悔，以為不歡待我還要好些，也說不定呢。就是說到滿足的話，也不過是自己以為滿足罷了。她那樣不願意做這種賤業，縱令自己勉強得着滿足以後，她或許還要更憎惡自己，輕蔑自己呢。

聽見有人在那邊起床的樣子了。他馬上起床穿上衣服，叫了一聲睡在紙屏後的黑面婦人。她好像還沒睡足似的，是一種沒血色的面孔，寢衣還沒卸去的走了出來，他要她開外門。

“昨晚沒睡好吧！”她問他。

他沒理會她，趕快的從街道的後面小巷裏出

來了。街上還沒有幾家店開了門的，他感到是差不多要降霜的早晨了。郊外一帶的含着涼爽的有霜氣的空氣，當這黎明時分，在這還在微睡着的街道上，靜悄悄的流過去，他時時用手掌揉着還沒有洗措的面孔。宿舍裏的人，也剛才起來。走進房子裏來，他見自己所用的什物散在房裏的四隅，和現在歸來的自己很不調和般的。他好像無意中再看見許久失掉了興味的事物。

他不知道現在他應該做些什麼事？學校的功課是不能不做的，但是他想定有比這事還要有生趣的東西，他想把自己的心用到那方面去。二十前後青年，任其孤獨地過活，這是實在難堪的痛苦。戀愛！他想戀愛只是這樣的寂寞！只是這樣的悲慘！

那天晚上，他精神不屬般的感着一種不安。“飯後只在附近散步罷了。”他自己對自己說着，又走向M家那邊來。平日電燈輝煌的門首，今晚上忽

然黑暗了。門前十四五名學生，集做一團，在那兒鬧着不知說些什麼話。他好像沒事般的走過去了。門緊閉着，門廊裏也很黑暗的。

“今夜要徹夜不睡了。”

裏面的一個學生說：

“聽說請了力士，力士是甚麼東西。”

還有一個學生，故意叫通行的人們聽見似的在高聲說。

他想從後門去，一定可以知道裏面的樣子了。但他已走過頭了，他回想着昨晚從後門偷了出去的光景。但是今晚非但沒有喝酒的錢了，並且也不願再是那樣不害羞的跑往她那裏去了。他不留神的又走到另一條巷子裏來了。在那邊的幾家小酒館門前，也有一羣戴制帽的學生。

“明天晚上，要舉行示威運動啊！”聽見學生羣中有這樣的一句說話。

他想自己大概再也不能會見那個女子了吧！

空虛!空虛!

——(完)——

封 底